

## 天涯诗海

槟榔树下  
的女人

■ 向前

她站在槟榔树下  
双手沾满泥土的芬芳  
阳光穿过叶隙  
在她黝黑的脸上  
洒下金色的斑斑

风从南渡江吹来  
带着山寨古老的歌谣  
她轻轻哼唱  
像一棵倔强的槟榔树  
在贫瘠的土地上  
扎下深深的根

黄化病肆虐时  
她的笑容依然挂在嘴角  
像黎明的露珠  
在叶尖闪烁  
她说  
土地不会辜负  
每一个弯腰的人

如今  
她的槟榔林  
在风中摇曳  
果实累累  
像一串串绿色的梦  
挂在枝头  
她依然笑着  
用粗糙的手  
抚摸每一棵树  
仿佛抚摸  
岁月的年轮

她的背影  
与槟榔树融为一体  
在阳光下  
站成一座  
永恒的丰碑

静品世间  
浮生茶

■ 谢春芳

静坐窗前，  
手捧浮生一盞茶，  
斜阳余晖，  
照亮尘世的华。  
茶香缭绕，  
轻舞在日暮的边际，  
每一口，  
品尝世间的繁华与闲逸。

绿叶在水中缓缓舒展，  
如同生命，  
渐渐明了它的蓝图。  
波纹轻漾，  
映出时间的流转，  
一切喧嚣，  
在这一刻渐渐沉寂。

思绪随风，  
轻轻飘散，  
在茶香中，  
找寻心灵的慰藉。  
每一片叶子，  
诉说着自然的律动，  
像是低语，  
讲述不变的真理。

世间万象，  
尽在这茶中显现，  
忧愁与喜悦，  
都随热气蒸发。  
只剩下清静，  
与内心的平静，  
在这一杯茶中，  
我找到了自己。

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恋恋不舍地告别天际，暮色宛如一位技艺超群的晕染师，手持无形的画笔，将白日里奔腾喧嚣的珠江，晕染成了一匹流动的墨绿绸缎。那绸缎在微风的轻抚下，泛起层层细腻的涟漪，仿佛是岁月悄然留下的浅浅纹路。

晚风，如同一位灵动的精灵，轻盈地掠过天字码头的石阶。我紧紧攥着一张还散发着淡淡油墨香的船票，目光被岸边那垂落的榕树万千树根所吸引。它们宛如谁在暮色里精心晾晒的银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似在诉说着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登船的瞬间，江风裹挟着丝丝水汽，带着几分咸湿的清凉，热情地扑面而来。游船缓缓驶离码头，仿佛是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舱外的灯，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点亮，一颗接着一颗，宛如串起的璀璨星子，悠悠坠入江面。那闪烁的灯光在水波中摇曳生姿，仿佛是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在水中嬉戏。远处的海珠桥，率先披上了一袭绚丽的霓裳。橘红色的灯影，如同灵动的舞者，在水波里肆意舒展。桥身的钢铁骨架，在柔光的勾勒下，变得温润起来，倒像是谁用朱砂笔在夜空中精心画下的优美弧线。它横跨在珠江之上，宛如一条巨龙，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安宁。

船行至江中央，两岸的楼宇仿佛变成了一个被打翻的珠宝盒，散发出令人目眩神迷的光芒。广州塔，无疑是这珠宝盒中最耀眼的那件珍宝。它通体流光溢彩，时而化作幽蓝的深海，深邃而神秘，仿佛隐藏着无数的秘密；时而跃动着金色的火焰，炽热而奔放，照亮了整个夜空。塔顶的“小蛮腰”在夜色里轻轻摇曳，宛如一位披着薄纱的舞者，在夜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婀娜多姿，令人陶醉。与之遥遥相对的西塔，则展现出沉稳大气的气度。通体的玻璃幕墙，如同一块巨大的镜子，倒映着万家灯

## 百家笔会

## 珠江夜韵

□ 成文耀



这座城市的白天是忙碌的，车水马龙，步履匆匆，人们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累。唯有在这夜色里的珠江上，才能看见它最温柔的模样，感受到那份宁静与祥和。

火。那城市的轮廓，被清晰地拓印在江面上，随着船身的起伏，碎成一片流动的星河。每一缕闪烁的灯光，都仿佛是一个温暖的家，承载着人们的梦想与希望。

同行的老者，手指着岸边一处亮着红灯笼的骑楼，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缓缓说道：“那是十三行的旧址，当年的商船就是从这里扬帆出海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骑楼的飞檐在灯光下勾勒出古朴而优美的曲线，廊柱上的雕花依稀可见，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沧桑。恍惚间，我似乎能听见百年前的吆喝声，混着海浪拍岸的节奏，从历史的

深处悠悠传来。江面上，一艘仿古的画舫与我们擦肩而过，船头的红灯笼在风里摇晃，与远处现代楼宇的霓虹交相辉映，宛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人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与历史的厚重。

夜色渐深，游船驶入一段静谧的水域。岸边的芭蕉叶在灯光里舒展着宽大的叶片，宛如一把把绿色的巨伞，为这片宁静的水域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偶尔有萤火虫从叶间飞出，拖着细碎的光斑，如同流星坠入江面，瞬间点亮了黑暗的角落。江风里忽然飘来一阵清幽的茉莉花香，循香望去，岸边的石阶上坐着几位卖

间落满了喜悦的雨珠。

秦观在《好事近·梦中作》一词中写道：“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秦观梦中的那场雨，应该也是愉悦的。春路、春雨、春花、春色、春溪、春鸟，动了，便是无边春色，无一处不动人，虽为梦中作，又无一处不令人心生喜悦。

雨，也能让人生愁。宋代词人万俟咏在《长相思·雨》中写下：“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同样的雨夜，作者的心境不同，蕴含着不同的情绪，一夜难眠的词人，听着窗外雨打芭蕉，水滴空阶的声音，心中的愁绪也在一声声敲打中，渐渐渐乱，怪只怪那不解人情的长雨，任性点滴到天明。

李商隐的哀伤在一场秋雨里达到了极致，这是以对未来相聚的期盼，来衬托今日离别的哀伤，他在《夜雨寄北》中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思念在一场秋雨的寒凉里涨满池塘，而归期未



闲庭信步

一帘雨，一卷诗

□ 言词胜

我喜欢在雨天，坐在室内看窗外纷纷的雨，隔着玻璃，我不担心自己已被雨淋到，如此便可安心地看着窗外那场绵密的雨了。

雨中的植物感觉分外绿一些，树叶上闪着平时不太常见的油光，一阵风吹来，雨珠从树叶间簌簌落下，那是另一场雨中之雨。只可惜自己不是诗人，写不出那些优美的句子，以状眼前之景。好在自古诗人写雨的句子太多，对着窗外的一帘雨，我不愁找不到那些写雨的佳句，这些诗句足以成卷，伴你度过漫长雨季。

一帘雨，一卷诗。雨无言，诗却有情。看雨，看的大概是雨中的一份心情吧。

雨中，是有喜悦之情的。杜甫的诗句，欢喜的成分少一些，年少时是难以喜欢上杜甫的，但一旦喜欢上杜甫，便再也丢不掉了。杜甫的《春夜喜雨》，有他诗中不多见的欢喜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份对春雨的喜，跃然纸上，我仿佛看见那位老先生舒展开满面笑容的脸，看见出门看雨的老先生，看见他脸上的沟沟壑壑

## 生活纪事

## “姜姜”有味

□ 叶森岚

不少闽南人把姜视为化解湿热的“天然良方”，恰也对应了老一辈人口中常说的“冬食菜头夏食姜，免请先生免开方”这句俗语。

生姜辛辣，熟姜温热。闽南人食姜深谙“热补”之妙，烹饪时经常用麻油和白酒为辅料，锅里不添半滴水，全凭油脂与酒液将姜的热劲“逼”出来。初到泉州，一道砂锅煮煮的“姜母鸭”便给我的味蕾带来不小震撼。尤其是那姜片咀嚼之下，酥脆又有回甘，全然不似平时那般辣口。我不禁感叹这道菜里姜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鸭肉反倒成了陪衬。见我疑惑在三伏天吃这么热性的食物？朋友却说这正是姜母鸭的特别之处，此时暑湿缠身，正好用这道菜“以热攻热”。果然，一锅香醇的姜母鸭下肚，我感觉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如同蒸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桑拿。

在闽南，除了姜母鸭、干煎鸡等大菜，姜丝炒杂菜、姜片炒地瓜叶和姜粿、醋泡姜、晒伏姜、姜米茶等，皆

别有一番风味。但我最难忘的“姜姜”食物，是带着长辈心意的姜粿。

记得那年我坐月子时正值酷暑，邻居陈姨送来老姜、麻油等物，说这是本地产妇坐月子必吃的“热物”。得知我母亲不会制作姜粿，陈姨二话不说便进了我家厨房开始忙活。

姜粿的做法并不简单，要先将老姜碾碎捣成姜泥，再与糯米粉混合，接着加些白酒和糖调和、搅拌、揉搓成小团压扁，放进加了麻油的锅里，用小火慢慢煎至金黄。三伏天里做姜粿，费时又费力，捣碎老姜的时候，姜的辣味直往上冒，再被锅里的热气一烘，那呛人的滋味可想而知。

那一天，陈姨从厨房里端出来的姜粿色泽金黄，姜香酒香四溢。趁热吃了一块，又喝了一碗红糖姜汤，我浑身的筋骨仿佛都舒展开了。后来，母亲也学会做姜粿，可我会想起在那个火热的三伏天陈姨做的姜粿，它带着浓浓的姜香、麻油香，还藏着一股暖心的人情味。

## 光阴故事

## 芝麻叶里的秋光

□ 朱明坤

立秋节气前后，豫南平原的芝麻地便成了外婆的战场。

芝麻秆子窜得老高，顶着一串串青白的小铃铛，在热风里轻轻摇晃。这时节，芝麻籽粒正灌浆，叶子也到了最紧要关头，再早几天，叶嫩味薄，再迟几日，叶老味涩。掐准这立秋前后的光景，采下的嫩叶，才经得起揉搓，熬出那独特的香味。

天刚亮，露水还重，外婆就向着腰钻进芝麻林里。她的手指在密密匝匝的枝叶间穿梭，专挑那油亮肥厚的嫩尖。手腕一旋，嫩叶就簌簌落入臂弯挎着的竹筐，露水打湿她的裤脚，泥地印着她的脚印。风过田野，吹动芝麻林，也吹起外婆灰白的头发，送来芝麻秆子微带苦味的清气。

采满一大筐青翠，背回小院，真正的活计才开场。外婆把鲜叶倒进水里，霎时，一股浓烈又奇异的香气升腾起来，弥漫了整个小院。那味儿，初闻带点冲鼻的青

花的阿婆。她们的竹篮里，白茉莉和黄鸡蛋花堆得像小山一样，洁白如雪，金黄似阳。她们用软糯的粤语轻声吆喝着，声音被风吹得软软的，和江水流淌的声音揉在一起，宛如一首悠扬的摇篮曲，让人心生宁静。

船过猎德大桥时，桥上的灯光忽然变了颜色。紫色的光带如同两道绚丽的流星，划破夜空，给这座大桥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桥上的LED灯闪烁着，像无数只眨动的眼睛，好奇地张望着这繁华的世界。桥下的江水被染成一片温柔的紫，游船驶过，激起的涟漪将这片紫色揉碎，又慢慢缝合，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有孩童趴在船舷边，兴奋地伸手去触碰那些流动的光，指尖在水面划出细碎的银辉，引得同伴们一阵轻笑，那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在夜空中回荡。

返程时，江面上的雾浓了些，远处的楼宇像被蒙上了一层薄纱，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一般。岸边的灯火在雾里晕开，成了一团团温暖的光晕，仿佛是夜空中散落的星辰，给人带来无尽的慰藉。游船的马达声轻了许多，仿佛怕惊扰了这夜的宁静。我静静地站在甲板上，看两岸的灯火渐渐连成一片，像一条通向天际的光河，璀璨而又迷人。江风拂过脸颊，带着水汽和花香，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座城市的白天是忙碌的，车水马龙，步履匆匆，人们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累。唯有在这夜色里的珠江上，才能看见它最温柔的模样，感受到那份宁静与祥和。

船靠岸前，已是深夜。码头的灯光依旧明亮，岸边的榕树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与我们道别。回望江面，游船的灯火渐渐远去，化作一颗颗流动的星子，融入那片温柔的夜色里。我知道，这珠江的夜，会像一场温柔的梦，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带着茉莉花香，带着流水的声音，带着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呼吸，成为心中永恒的美好。

定的诗人，却在期盼着与亲人、友人的相聚和秉烛夜谈。未来尚不可期，只有诗人在今夜巴山的秋雨中，独自思念成伤。

一直喜欢苏轼的豁达洒脱，他写自己遇雨的一段经历也一样洒脱而有范儿。“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有一段小序，写得极洒脱：“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对于苏轼来说，一生贬路迢迢，仕途坎坷，纵然如此，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仍将“黄州惠州儋州”的被贬路，当成平生功业，能做到如此洒脱的，大概只有苏轼了。

雨中，还有几分禅意在。“一片雨，山半晴。长风吹落西山上，满树萧萧心耳清。云鹤惊乱下，水禽凝不然。风回雨定芭蕉湿，一滴时时入昼帘。”在《山雨》中，诗人皎然听到的是风回雨定后的滴滴禅意。

一帘雨，便是一卷诗，就只在你能不能读懂了。

## 心如花木，向光而生

□ 李林林

小区转角处那面斑驳的老墙上，不知何时冒出来一株月季。想必是某个瞬间，从飞鸟的喙间滑落的一粒花籽，落在了这个背阴的角落——三面灰墙合围，唯有正午时分，才吝啬地漏进一线阳光，却成了它全部的希望。

初见时正值春末，那细弱的枝条颤巍巍地探出地面，好似一根生了锈的绿铁丝。叶片总是无精打采地蜷缩着，笼着一层灰蒙蒙的色泽，毫无生气。每次经过，我都不免叹息：这般境遇，怕是连杂草都不如，怎么能活？

转眼入夏，再遇时却让我蓦然驻足。它没有向命运屈服，匍匐在阴影里，而是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姿态，将枝条弯成一道优美的弧线，像极了渴望拥抱的臂膀。最令人动容的是那顶端的芽头，固执地朝向那一缕光明，颤动的叶片间，竟孕育出一个娇小的花苞，宛若暗夜不肯熄灭的星火。

某个晨露未晞的清晨，花苞终于绽放了。淡粉色的花瓣边缘带着被墙皮蹭伤的褶皱，却比花园里那些被精心呵护的同类更加鲜活。阳光透过花瓣，将每一丝纹路照得晶莹剔透，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

这株月季，让我想起了隔壁的陈阿姨，前些年的一场大病让她的腿脚不再灵便，却始终保持着令人敬佩的体面。银白的发丝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围着那条陪伴她半生的粉色丝巾；衣裳虽旧，却熨烫得平平整整。当我问及她总是这般积极开朗时，她指了指天上的太阳，又示意我看看墙角那株月季：“你看那花儿，生在暗处还知道往亮处去呢。咱们人啊，心里头得揣着光。”

刹那间，我恍然大悟，“心如花木，向光而生”从来不是说要在温室里，而是即便身处阴暗，也要心怀对光明的向往。就像这株墙角的月季，或许永远无法绽放出花园里的雍容华贵，却因这份坚持而独具风骨；如同陈阿姨，岁月或许给她刮过风雨，她却把每一天都过成了灿烂的模样。

原来，向光而生的真谛，不在于追逐完美，不在于争奇斗艳，而在于怀着对光明的信念，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的精彩。

温水泡开，挤去黄水，丢进翻滚的面条锅里，一股混着泥土和日头的香气便冒出来。或是拌点面粉、盐，上笼屉蒸熟，淋几滴小磨香油。冬日寡淡的饭桌，因这一口芝麻叶，陡然活色生香。嚼在嘴里，先有点涩意，旋即化作绵长的、熨帖脾胃的清香，这是外婆从季节手里抢下来的滋味。

一片芝麻叶，是外婆对土地的懂，对节气的守，更是清苦年月里，为家人饭碗操碎的心。这道独特的立秋的香，是风霜刮不掉的印记，是舌尖上暖胃的故乡。

